



聚焦 第30个“世界读书日”

# 四月正是读书时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图

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时。4月23日,第30个“世界读书日”和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如期而至,一场关于“阅读推广”和“全民阅读”的书香盛宴正在眼前。

AI时代,阅读这座通往未来的桥梁,自然少不了一股属于未来的“赛博”味;电子阅读、有声阅读成为生活方式;网络平台上的“速读”“简读”资讯越来越多;大模型可以在几秒钟内解读几十万字的名著——阅读的过程可以轻而易举被人工智能替代,知识性工作不再是人脑的专属。AI,这个由代码与算法孕育的“新物种”,应用场景、占领领域越来越多,人的存在感随之走低,焦虑感则随之走高。

AI,恰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阅读的原因。在AI时代,提问的能力将区分两类人:一类被动消费算法投喂的信息快餐,一类主动通过阅读构建自己的思维坐标系。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

AI时代,毛姆的名言“阅读是

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以及吴宓先生的“造人时势原无据,慰我生涯幸有书”具有了新的内涵。贵州先贤姚华的“皮骨任人牛马,影形容我蠹鱼”看得更透彻,意即“人食五谷,为了生存,这副外在的皮骨难免要任人做牛马一样驱使,但我的精神世界却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掌控”。可见,阅读是人在世间的“锚点”,紧扣大地、紧扣内心,任凭外界时势变局风起云涌,永远能给人一种踏实感、安定感。我们庆祝书籍的存在,更要思考阅读如何成为守护人性最后的堡垒——培养怀疑的能力,赋予历史的眼光,锻造决策的智慧,在技术洪流中保持人之为人之韧性。

“书”和“阅读”之间,就如同“世界”与“我们”之间的一个隐喻: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认识你自己”,也在阅读周围的世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格物致知”,从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此了解自身与所处,达至“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之境。

通过书籍,我们得到包罗万象的知识,却未必了解关于书本身。“世界读书日”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特别策划:“关于读书的100本

书”。策划分为几个板块,“读书方法论”“读书与思想”等,为如何有效阅读提供了方法;“中国书籍史话”“书史译丛”围绕印刷术与书籍史有关的图书,梳理图书诞生发展的肌理与脉络,讲述中国书籍、世界图书的故事;“读书帮手”从工具书的角度,推介了读书人常用的工具书,同时探索工具书产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所处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小书虫系列”为小读者开了书单;“书话文存”“世界文豪读书随笔系列”“爱书人读书”“名家读书”,通过古今中外的“读书故事”“读书笔记”,展现“读书典范”。阅读,终究回归到书本身。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在“世界读书日”和“全民阅读大会”的风口上,不同的新闻媒体、阅读推广机构和出版机构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策划与创意玩法。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倡议的“阅读一小

时”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倡导公众回归纸质阅读。该活动联合国内多家出版机构、文化品牌开展活动,2017年发起以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参与,“每天阅读一小时”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现今,阅读早已不限于纸本书,出版机构对纸本书仍保留“情结”,这更多是因为纸本书的“经典特质”。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上,信息的存储和传播是需要耗费极大成本的,因此只有重要的信息才值得被记录下来,其中的诸多经典之作,无疑是以纸本书的形式呈现,进而藉由纸本书得以传承至今,它们成功地经受住时间洪流的冲刷,由此天然带有“经典特质”。

澎湃新闻自2018年起推出“地铁上的读书人”系列以来,7年间记录了上千个通勤阅读场景。报道从最初的“偶然发现”,逐渐演变为“一场长期的社会观察实验,通过摄影、访谈、统计和书单等形式,成为理解都市人阅读习惯与文化生态的独特窗口。今年4月,澎湃新闻在上海

的晚班地铁上访问了15位在地铁上看书的都市夜归人,了解他们在读什么、为什么阅读以及如何看待地铁阅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走访多家出版机构的阅读推广布局与营销策略,总结了一系列趋势与高频关键词。

其中,趋势有三:其一、线上线下融合、多元领域的跨界融合助力阅读场景、阅读生态构建,是诸多出版机构都在探索的方向之一。例如,线上,苏美社与知名科普达人“不刷题的吴姥姥”合作,通过直播,实现知识科普与艺术出版的跨界联动;其二、通过内容创新与场景化营销打造沉浸式阅读体验,是出版机构构建阅读生态的关键。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城市的文艺人口:桂林&安顺阅读双城记”系列文化活动,通过文学、艺术、文旅的深度融合,激活两地共有的文化基因。系列文化活动包括“山民叙——戴明贤艺术展”“文艺作为入口:探寻阅读城市的路径”研讨会等活动;其三、品牌化、矩阵化、IP化是出版机构在内容开发和营销探索中的显著趋势。IP+产品、IP+直播、

IP+差异化营销……出版机构逐渐探索构建多元品牌矩阵和品牌IP能量挖掘的方向。

高频关键词有二:其一、精准营销。这是出版人提及较多的高频词,也是各家出版机构都在探索的方向。多位出版人提到,当前,重要节点的阅读推广和营销,让读者需求从价格导向转向内容价值导向。而针对大众内容价值需求多元化的趋势,出版机构需要精准定位人群、精准提供相关内容及活动,提升阅读推广效能。同时,平台流量获取成本提升、部分用户对“活动套路”疲劳感加剧、内容分发垂直化等趋势也愈加明显;其二、技术赋能。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出版机构纷纷借助技术力量实现数字化转型,并将其运用到阅读推广探索与图书营销中,以提升和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需要注意的是,价格导向的消费需求弱化以后,阅读体验的创新成为读者获取信息、刺激消费的直接着力点。此外,短视频与直播电商拓展,与影视、文旅、游戏等的跨界合作创新,人工智能辅助营销等方式,成为不少出版机构在探索的技术赋能方向。

## ■ 读书期刊

### 马士在中国

《读书》2025年4月号,月刊

美国学者马士1874年来华,在中国海关工作长达30余年,且作为总税务司赫德的主要助手直接参与了多项外交活动,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学术的出发点。其三卷本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曾被公认为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标准书籍”,影响了几代学人,汉学家费正清更是称他为“精神上的父亲”。最新一期《读书》杂志刊发相关文章,回望马士在中国的历程。

文章从费正清写起。1929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费正清赴天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穿越大西洋的航程中读完了马士的三卷本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部书成为费正清“走向中国的最初经验”。为此,他在英求学期间专程前往马士位于伦敦郊外的寓所,拜访这位国际公认的“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史学家”。

在作者笔下,“马士在中国”的命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马士在中国度过的职业生涯。自1874年从哈佛毕业来华,被中国海关录用,马士先后供职于天津、北京、上海、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处海关,1896年升迁为税务司,1903年任总税务司统计部秘书,至1909年因健康原因退休,定居英国。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时间长达三十多年。有学者很早就指出,马士“服务中国的历史”,也构成“他一生学问的背景或出发点”;二是马士著述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马士晚年产出的几部重要著作,《中朝制度考》《中国公行考》《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太平天国纪事》《远东国际关系史》,无一例外偏重于中西商务与交涉诸问题。尤其其中《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被后世视作“在中国外交史的撰



著方面,最早推动其提高水准的划时代著作”。

文章将重心放在马士著述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上。马士凭借丰富的西文史料,严谨的著述态度,将中国外交史研究推上高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梳理了清晚期(1834年—1911年)的对外关系史,这部著作在出版后的几十年中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参考书,深刻影响了蒋廷黻、罗家伦、郭廷以、陈恭禄以降数代学人。马士去世后,知名外交学家、武汉大学教授郭斌佳撰文纪念,推崇其人为“一位博硕的学者”,并给予《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高度评价:“在博士著作这部书的时候,关于清朝的外交史,并没有一种整部的书籍可以做参考的。所以他就收集了英美各国的档案以及各种有关系的西文书籍,著成此书。用一人的功力,做这件巨大的事业真有惊人的地方。书中搜罗材料,非常广博。直到现在,研究中国外交史的人,时常要借助于这部巨著。”

## 微观史学的典型书写

《书城》2025年4月号,月刊

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凭借《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一书,为国内读者所熟知。该书译介为中文出版以来,曾被“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等多个知名图书榜单评选为年度图书,堪称微观史写作的典范。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刊发文章,介绍了卡洛·金茨堡最新翻译为中文出版的作品《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

文章介绍,《线索与痕迹》收入卡洛·金茨堡撰写的十五篇文章,一篇附录和两篇前言,这些针对不同案例的文章,以历史研究面对的线索和痕迹为中心,揭示历史研究中的叙事——真的、假的和虚构的叙事与历史真相的关系。这些文章贯穿了作者对自身学术道路中认知转折的回忆,与怀疑主义和历史叙事虚构论等观点展开的争议,以及对微观史与宏观史之间复杂关系的辨析和关于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之间的辨析和互补等问题,是关于微观史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学术成果。从这些文章的研究视角、案例类型和论述风格来看,它们充分呈现出金茨堡微观史研究的特征:在不同的事件主角、叙事方式和或明晰或隐晦的研究观点之间转换视角,细心地在人物行为、话语及既成影响中辨析,提取有价值的线索和痕迹。

作者从《线索与痕迹》中读到了《奶酪与蛆虫》的感觉。文章引用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对《奶酪与蛆虫》的评价,认为该书把微观史学方法发挥到极致,同时指出,微观史学家的目标往往更具知识上的雄心,他们会像福尔摩斯那样提出“对于琐



屑细节的观察”,从而得出重要结论。即使这些史学家并不妄求从一沙一尘中揭示整个世界,他们有的确实宣称要从地方素材中概括出整体性的结论。作者在阅读《线索与痕迹》时,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它不是一部体例完整、论述全面的微观史方法论专著——作者甚至多次把它称作“随笔”,但是仍然具有智识上和学术论辩上的雄心;尤其是从研究方法论的视角对琐碎现象和分裂话语的辨析中所体现的对人类苦难记忆与道德情感的捍卫之心,表达了历史学家应有的正义伦理。他对历史研究中的新怀疑主义和模糊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之界限观点的耐心分析,既显示了一种审慎的学术理性,也呈现出一种真实的价值观念,这对于我们当前特别需要的、从史学方法论切入历史研究中的正义伦理议题,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 ■ 文史期刊

### 跟着游记去旅行

《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4月下,半月刊

“知者乐山,仁者乐水。”在华夏文明的脉络中,山水不仅是自然的存在,更是人文的存在:上古文献《禹贡》《山海经》对九州地名的描述,就将中华文明与自然和谐共生刻入文化的基因之中。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专栏,追随文人的步履与山川形胜缔结下长久的契约,带领读者跟着游记去旅行。

在古代文人的游记作品中,“庐山石门”“三峡”“潇湘”“永州”“褒禅山”“石钟山”“雁荡山”“虎丘”“五台山”等地点的出现频次很高,且至少拥有一篇传世佳作。期刊围绕这些佳作,对上述地点作了介绍: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石门夕阳中的妙悟,以佛理重塑了古人面对自然的思考方式,也开启了山水为文、以性灵为墨的千年书写;从郦道元笔下奔涌的三峡急流,到姚鼐登泰山所见风雪中的苍山劲石,山水在文人的点化下,完成了从自然景观到精神图腾的升华。那些散落在青史中的散文游记,不仅是地理坐标的文学投射,更是书写者“寄情山水间”的精神镜像。在唐人的杖履声中,山水游记成为独立文体。元结在道州开辟石溪,化庸常为传奇,“开子厚之先风”;永州的寒潭竹影,因为柳宗元的到来而获得永恒生命,中国山水散文巅峰之作也应运而生;宋代文人的游踪里闪烁着智性光芒:



王安石在褒禅山洞中悟出“深思慎取”的治学之道;苏轼在石钟山得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背后,是其历尽蹉跎的蜕变。沈括的雁荡之旅开创科考游记文体的同时,晁补之也在浙西山水的空山夜雨中窥见天人感应。陆游入蜀日记中,夔门险峻与巴蜀民风共构南宋全景;周密笔下的临安风光,市井喧嚣与湖光山色浑然一体。世俗化的风潮中,明清游记绽放异彩:袁宏道记虎丘中秋,将昆曲管弦织入林泉清幽;于张岱而言,西湖之美满载前朝梦忆;顾炎武的五台壮游,没有山光水色,只有历史考证;而若能与年近古稀的袁枚同游黄山,应当会是一次难忘的“性灵”之旅。

凝固在山水游记中的山水,因当代旅人的到来而重新流动。这或许正是中国山水文化最深刻的隐喻:真正的旅行,是文化跨越古今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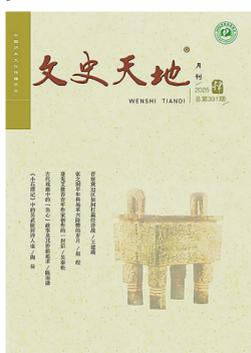
## 古代戏曲中的“负心”故事

《文史天地》2025年4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文史天地》刊文,介绍了古代戏曲中常见的一类母题:“负心”,并透过故事的结局挖掘出其内在的价值观念。

在作者的定义中,常见的负心故事,一般是男子在婚后(或有婚后)离弃女子,乃至迫害女子的故事。“痴情女子负心汉”是这类故事的常规模式。但经过历代的流传和受众自发的筛选,负心故事的结局也逐渐定型。通过分析最早的负心故事莆仙戏《张协状元》、豫剧《对花枪》、京剧《杜十娘》,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在负心故事的流传中,女性逐渐从“逆来顺受”成长为“宁为玉碎”,体现了女性独立性的不断健全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在众多的负心故事中,“陈世美”无疑是负心男子的代名词。作者考察了“陈世美”的历代戏曲文本,如最早起源于清代的花部乱弹《赛琵琶》、京剧《铡美案》和淮剧《女审》,发现最早的《赛琵琶》以大团圆结尾,《铡美案》



《女审》则以负心人陈世美受到惩罚收尾。作者认为,后两部剧的结局都超越了“二女争夫”的狭隘主题,深化了“负心婚变”题材戏曲的主题,从惩治负心人发展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或基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再思考。这些剧目的存在,为读者开辟了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新窗口。

## ■ 博物期刊

### 重新认识海马

《博物》2025年4月号,月刊



海马平时不常见,但它的模样不时涌入我们的记忆。凭借辨识度超高且自带几许童趣的外形,海马不但成为海洋主题装饰的常见元素,还跻身海洋卡通片的黄金配角,经常给各路海神、海王和美人鱼拉车。繁华都市中,海马也总是莫名其妙地冒出来,为各路品牌代言:床垫、手表、汽车、照相馆、歌舞厅……更有趣的是,人类大脑中掌管记忆的区域,叫作“海马体”。可见,我们对海马的认知远远不够。最新一期的《博物》期刊关注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物种“海马”。

生物分类学由上而下,有“界、门、纲、目、科、属、种”七个等级,海马只是个“属”级小家族,隶属于更大的“海龙”家族,即海龙目海龙科。文章写道,海龙科成员全球已命名超过300种,它们的身形结构大体与海马相仿,但多数海龙头身不是S造型,基本呈一条直线,尾巴也不能卷成蚊香。尽管在科学上,海马算是一类特殊的海龙,但民间通常将两者并列:颌首挺胸的称海马,头身拉直的称海龙。

海龙科整体属于鱼类。换言之,海马名字叫“马”,其实是鱼。以海马为代表的海龙科鱼类,主要栖息在全球热带和亚热带浅海。陆地上的马一样,海马也喜欢生活在水草丰茂的“草场”,海藻场、海草床、珊瑚礁、红树林……有趣的是,海龙目海龙科下的各个属,长得和海马都各不相同。比如其中的倭海龙,堪称“海马—海龙过渡体”:头身挺得笔直,尾巴却像海龙一样缠绕抓握。海龙科成员没有大鱼,有些丝海龙甚至只有头发粗细,一两厘米长,浑身沾满附生藻类,完全看不出鱼的模样。